

蒋殊讲述

黄 芪

蒋殊

那天在野外，一株草似曾相识，问同行的乡人，说是黄芪。

这株叫“黄芪”的植物，瞬间唤起我少年时代的记忆。记忆里是婶婶的影子，还有身后小小的我。那是一个酷热的夏天，大概十岁的我跟着婶婶奔走在浊漳河边的大山里，寻找着一种叫“黄芪”的植物。

太阳明艳艳照在头顶，我的心里也热气腾腾。缘起之前的一天，婶婶突然说她要上山刨黄芪。她说黄芪是药材，刨来可卖。婶婶又问我愿不愿意跟她一起去山里刨黄芪，回来卖钱。那是我第一次被大人重视，内心立刻升起一种长大的荣耀。并不勤奋的我，听到可以用劳动换钱，脑子里迅速想到交给母亲后的荣耀与惊喜，于是毫不犹豫答应下来。

上山，刨黄芪！这个行动神圣而神秘。于是那个暑假，我放弃了大把玩耍的时间，跟着婶婶奔波在大山里。当我第一次在婶婶的指点下辨认出黄芪这种植物时，内心充满狂喜，小心用铲子将它连根铲出来。我无法想象，眼前这野草一样的东西，可强身健体，可疗伤，更可换来漂亮的笔记本。

开着紫色小花的黄芪，成了像金子一样的宝贝。以至于那个夏天，我行走在路上时总会盯着脚下的每一株花草，看看有没有盛开着紫色花的黄芪。然而能换成钱的东西总是得来不易。

黄芪难寻。

那个暑假，我磕磕碰碰跌跌撞撞地行走在山水间。黄芪生长的大山前面，就是我家乡的浊漳河。寻黄芪累了，我就坐在高高的山上，望向那条

河水。那时候大河浩荡，自西向东缓缓而去。河面上，两村之间会架一座惊险的独木桥。走亲串友者来来往往。大河面前，一个个小小的人儿衬托着大河的宽广与力量。偶尔一个不小心，谁晕了桥跌落河中也是常事。还有一天，我亲眼看到一个村民眼睁睁看着肩上一只柳条筐掉入水中漂得越来越远。那一刻，我才意识到小伙伴们带着征服与得意的表情“扑通扑通”跳进水中的力量有多么微弱，就如我在茫茫山脊万千绿的红的白的紫的海洋中很难征服一株小小黄芪一样。

每一株黄芪，该都是看到我翻山越岭的汗水，才在感动中冒出头来。

时隐时现的水声里，我一株株寻觅着黄芪，收获着黄芪。断断续续一个酷热的暑期过后，我用刨来的黄芪换得5元钱。这初次的劳动成果让我骄傲无比。

之所以愿意冒着酷暑跟着婶婶刨黄芪，还因为每次归家，母亲总是早早等在院中，先用毛巾替我仔细擦去脸上细细的汗珠，再端出晾到恰好的一碗蜂蜜水。我顾不得酷热，总是先兴奋地把黄芪举到她面前。母亲深知年少的我山中辛苦，总是尽可能以美食待我。

现在想来，那个夏天如果有一点冒着酷热遍寻黄芪的苦，也都被母亲竭尽所能的暖融化。小小的我之所以坚持用一个暑期体验遍寻黄芪的艰辛，或许是为了归家后母亲的别样赞赏与疼爱。

母亲，则从一株株黄芪中体验到女儿成长的欣喜。

而从此，旷野再冷，黄芪都充满暖意。



访花不遇

介子平

阳光正好，微风不燥，春天，万物生发，草木俱荣。

那年洛阳访牡丹，落英缤纷，花期阑珊，看了遍凉房里受温度控制迟开者，又吃了一顿水席，打道回府。戊戌清明假期，闻听汉中油菜花讯，闲时不觉观花忙，千里之外，匆匆赶到，抵达后又被告知花期刚过，说是南郑山区或许还有残存。一堆苍烟收不起，清明细雨催人哀，花坠和泥，上已结子，拍几张照片，聊且尔尔。隔日，至博物馆，驻足商彝周鼎、汉魏碑版、石门摩崖、瓦当砖记，仰慕既久算另有所获。凡事说出目标后，反不易实现，天下武功，惟快不破，观花也如此？

丁酉三月，借友人画展之际，赴肥城观桃花，花期却比往年推迟。登高望远，遍览群山，万亩桃园，空无一人。

花自偷开木自凋，游园不值、不期而遇之间，隔着一道缘分。早年间宝成线往四川，车在秦岭盘桓，慢到能与田家打招呼，早起窗外，天色阴沉，漫山遍野的油菜花不期而遇，间或山梨花开得如雾如云，斗靡争妍，出尘绝艳。醒来太早，回到梦里为时已晚，多少年后，此情此景，念念不忘，只是再不相见于斯世。其实，错过了田野里的油菜花，尚有山间的百般芳菲蕊绽，尚有林间的百鸟啭弄新声。日生暖，天渐长，借赏花之名，出去走走，对于终日两点一线者而言，赏花反成次要，不过借口。多少回，想去旅行，奈何无闲。

闲寻踪迹，不断遇见，不断错过，不断再见，对花对人皆如此。人生路上，步履不歇，却仍有许多的来不及，“于千万人之中遇见你你所遇见的人，于千万年之中，时间的无涯的荒野里，没有早一步，也没有晚一步，刚巧赶上了”，张爱玲所言的“刚巧”，真就是一种心有春风、面若桃花的美妙。

一年四季，无一日不好，天心月圆，华枝春满，早春尤佳。青春即早春的新朵，是时间赐予的奇迹。一寸光阴一寸碧，少年充满期待，梦想连着未来，而沉入心底、归于冷寂之时，有了朱敦儒“日日深杯酒满，朝朝小圃花开。自歌自舞自开怀，且喜无拘无碍”式向往，证明你已不再年轻。迷途漫漫，终有一归，阳光撩起空气里的浮尘，空寂又凌乱。本雅明《柏林纪事》说：“你从来不是在阅读书籍，而是住在里面，闲荡于行与行之间。”回到书桌，寄长怀于尺牍，应了熊伯伊《四季读书歌》里的“春读书，兴味长，磨其砚，笔花香”这句。所谓“笔花香”，状雪写梅，把酒抒怀，临水赏花，登楼伤春，妙笔生花不易，起笔齐平，凝整沉着，方圆并用，住行自然，别有回甘更难。梅花竹里无人见，一夜吹香过石桥，文章写出香气，那该有多难。

花以托意，意以传神，年年花期，想写几页，不知为何始终未能成文。游园而值，图胜于言，不可名状；游园不值，东山岁晚，笔滞墨留。

从柳巷南口出发，穿越迎泽大街，就到了青年路。共青团山西省委、山西省团校、山西青少年报刊社都曾集中在这条路的北端，这大概就是这条路名的来由。

从上大学开始，我就频繁地出没在这条街上。缘由是因为诗歌。

据诗人李杜讲，1984年下半年，他和潞潞在宿舍楼偶然相遇，聊及建立诗社的事，随即迅速行动，创办了山西大学北国诗社。李杜出任社长，潞潞、任有辉任副社长，著名诗人、山西大学中文系教授马作楫担任名誉社长，北国诗社迅速成为山西各大院校诗歌运动的核心。1985年，潞潞和李杜在山西大学编辑出版了《北国》诗刊创刊号。

我是在《北国》诗刊创刊号出刊的翌年进入山西大学中文系读书的。虽然彼时潞潞、李杜们已经毕业离校，但山大校园诗歌的热度不减，所以我在进校后一头扎进诗歌中也就是件再自然不过的事情。

当时山西青少年报刊社旗下的《山西青年》杂志在国内青年类刊物中风光正盛。杂志主编李坚毅老师早年毕业于山西大学中文系，是当时省城有名的诗人。李坚毅性格宽厚儒雅，乐于助人，尤其对崭露头角的青年诗人关爱备至，身边自然网罗了一批毕业去向不太好、才华横溢的青年诗人，以山西大学毕业的居多。有些人毕业无着落时在此暂且容身，有些人被分配到省城之外，又以此处为跳板重回省城。在大学读书和刚刚参加工作的前几年，青年路也就顺理成章成了我晚间所要抵达的重要的目的地之一。

每每在工资发放日，或者某某人领到一份还算像样稿酬的日子，相互在单位的电话里一通招呼，大家就会在华灯初上的时辰呼啸而至青年路某处。时隔经年，在城市改造中青年路如何变化模样已然

街巷旁

青年路，诗酒趁年华

温建生

记不清楚。但从青年路北口到太原五中一带大小街巷中，我对各类饭店的沿袭变迁非常熟悉。现在每当我路过青年路，总能记起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夏夜，青年路地摊食档上涌动的人头和电石灯发出的“噗噗”的声响。

诗酒趁年华。那时我们有大把的时间和精力可以寄情诗酒，恣意挥霍。对当时这个刚刚开始扩容的北方城市而言，我们是一群操着不同语言体系的浪子，心怀良善却离经叛道，行为懦弱又口出狂言，理想和现实在异常激烈的冲突中渐行渐远。我们越留越长的头发在暗夜的风中自由飘荡，将这个城市的夜色越涂越深。这伙青年勾肩搭背，横穿马路，无所顾忌地高谈阔论，时常引路人侧目。青年路不管不顾地敞开胸怀拥抱和安抚了这些充溢着激情的困顿灵魂。

上世纪90年代中期某个夏天的晚上，记不清是外地的哪位诗人朋友来太原出差，也记不清是哪位慷慨的诗人兄弟请的客。那天的酒局定在了团省委大院门口左手拐角处的饺子宴饭店，那也是当年我们聚会所能承受的最高级场所。真是一场欢宴。那时山西诗人聚会时大都会有读诗朗诵环节，大家一首一首朗诵，朗诵一首，喝一大杯。工夫不大，六七瓶太原高粱白酒就见底了。不知谁又从门口的小卖部买回一大捆天龙啤酒。酒至酣处，有人从椅子上跌落下来，有人双手伏桌开始沉睡，还有人频繁往复于酒桌和卫生间之间，亦有人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宾主尽兴，主客相融，人世间或浓或淡的如意不如意，都在酒精的升腾奔涌间高蹈入云，或隐入尘烟。

酒席结束，相互作别后我和唐晋同道而行。我住柳巷北口，他住解放路东头道巷某科研所宿舍。那夜我俩边走边聊，聊到彼此正在创作的小说，兴之所至，就在青年路北口靠近迎泽大街附近的一条长椅上坐下细聊，后来酒劲上来，两人靠着长椅沉沉入睡了。再醒来已是凌晨两三点。迎泽大街街面上，那家售卖浇肉揪片面的安徽籍摊贩正在打烊收拾。抬头看看灰蒙蒙的天空，两人相视一笑，跨过迎泽大街，向柳巷进发，偌大的城市，仿佛独独被我俩占领。